

葡萄牙的发现

[葡] 雅依梅·科尔特桑

第五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葡萄牙的发现

第五卷

[葡] 雅依梅·科尔特桑 著

王华峰 周俊南 译

邓兰珍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葡萄牙的发现 第五卷/ (葡) 科尔特桑著 (Cortêsão, J.); 王华峰、周俊南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7.

ISBN 7-5001-0447-2

I. 葡… I. ①科… ②王… ③周… II. 大发现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帝国 IV. K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9243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邮 编/100810

合作出版/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

地 址/澳门南湾街时代商业中心十四楼 A 座

版 权/1985 年里斯本地平线丛书有限公司

排 版/五一照排厂

印 刷/北京顺义向阳胶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7.125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7-5001-0447-2/K·24

定价: 12.00 元

雅依梅·科尔特桑曾设想以文明史为背景撰写一部巨著：葡萄牙历史。不幸的是，他未能如愿以偿，但他给我们留下许多与此有关材料。显然，我们不可能评论没有写成的著作，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些零散的材料收集起来，尽量系统地加以编排，以便大体上了解作者对葡萄牙从古代起源到18世纪这一段历史的看法。材料中有许多段落不太容易理解，有些则需要充实，但所有材料都值得阅读，值得反复阅读、回味和思考。这不仅是因为每个章节都含有一种清澈的美，而且也是因为这些活生生的篇章是起程的港口，我们可以从那里出发去寻找我们的过去。

维托里诺·马加良斯·戈迪尼奥

（《葡萄牙形成过程中的民主因素》前言）

第 六 部 分

大发现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帝国

第 1 章

地理上的制约；16 世纪初叶 东方的政治、航海和商业文明； 葡萄牙人所遇到的便利和困难。

葡萄牙的东方帝国……很少有内涵如此丰富和令人浮想联翩的命题，人们从政治、地理和经济史的角度研究这个命题，进行史诗般的传颂，还对军事史的伟大与渺小进行哲理的思考。

实际上，尽管这个题目非常大，但是这个题目谈及后两个方面的文学作品很多，而谈及第一个方面的文学作品却很少。从我们方面讲，我们并未小视葡萄牙人在东方所做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但是，我们认为，试图再现历史却不打算弄清基本历史事实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而且，若不同东方人民的文明进行对照，也不可能从人的价值角度、更不可能从普遍的价值角度来评定我们在印度的业绩。

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基本历史特征，一方面完全符合 1182

地球那一部分的地理概况；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在那里遇到的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件是一致的。当我们认真看一看东方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图就会发现，在那块地方居住着非常文明的居民，他们有许多精致的产品，他们的文明并不亚于西方人的文明，不了解这点，就不可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能在那里取得大部分业绩（仅仅是一半而不是全部的业绩），以及我们为什么能极其迅速地在那个地方取得这些成绩。

总之，可以肯定地说，同亚洲的陆地相比较，印度洋比大西洋容易航行得多。濒临印度洋的那部分大陆的总走向是一条被一系列较长的半岛切断的连接线，并由此形成了同样数目的海湾，同时，在东部和东南部与邻近大大小小的群岛，最大的是马来群岛一起，形成了一大批内海和沿海。从红海到日本海，再到班达海和帝汶海，航海家们遇到了一连串名副其实的中途站，这些中途站成了他们的休整地、休息地及避难地。此外，在印度洋上，天气晴朗，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观测恒星的位置来指引海上的航行。而且，一般说来，在印度洋上的航行方向总是与赤道线平行的。所以，是在气候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航行的。在热带地区的各个海洋中，风向是有规律的。这就给航行带来了很多好处。在这里，好处就更多了，因为在印度洋上信风变为季风，这种著名的季风现象不仅使航行变得有规律，还使航行得以向两个方向定向进行。

1183 在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是西南季风，从非洲东海岸吹遍整个亚洲南部，一直吹到中国和日本，在另一半年中，即在冬季，东北季风从中国和日本吹回非洲东海

岸。这两种交替变换的季风决定着海流的运动方向。

也就是说，正是这种印度洋季风现象使包括东部非洲、印度、中国和几乎整个印度尼西亚在内的那片广大地区更具地理上的特点。在夏季的6个月中，从南非刮来的印度洋季风吸满了印度洋的水蒸气，这些水蒸气到了印度、中国和马来群岛上空时就变成热带雨降落下来，如果季风遇到山脉的斜坡、如高止山脉西坡和喜马拉雅山脉南坡时，热带雨就会下得更大。冬季印度洋季风的情况则完全相反，降水都落在了南非和马达加斯加。而在印度和几乎整个中国却经历着干旱的天气。6个月的炎热太阳和6个月的大雨，形成了独特的、非常适宜人类生存和某些植物生长的温室环境。在这些地区，季节分明，气候十分炎热和潮湿，极有利于种植优良的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尤其适宜种植水稻；同时还非常适宜种植纤维类作物，如棉花和桑蚕作物，非常适宜定点生产某些副食品如香料，虽然此种食品体积很小，但价值却很高。

这些极其丰富的主食作物和纤维类作物在各个时期都是最适宜于人类生存的资源；而那些价值高的食品则是极好的商品交换物资。

亚洲南部很可能是人类的摇篮。仅就亚洲南部来说，即使在今天，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就约占全球人口的一半。而一个世纪以前，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则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以上。15世纪末，当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时，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在全球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肯定还要大。几千年的文明使人们卓有成效地利用了那里极其肥沃的土壤；发现了印度洋季风的规律，便利了交通；并

1184

按早期的法律、早期的宗教信仰把人们结合成了一个庞大的符合伦理道德的团体。如果我们从政治角度去看世界上这块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也可以说葡萄牙人发现的是组织得非常牢固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了解最新的军事艺术。而如果我们从东方的海上帝国和商业帝国的角度去看世界上这块地方，就会发现，那时统治着印度洋的穆斯林商人已经在勾画和实施占领主要天然通道上战略要地的计划。

当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时，随即在非洲西海岸发现了基洛亚穆斯林帝国。虽然这个帝国那时已经衰落，但它仍控制着从索法拉到马林迪的整个海岸，其经济基础是黄金贸易。穆斯林商人的轻快帆船在索法拉、基洛亚、蒙巴萨、马林迪、摩加迪沙为一方，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坎贝王国和印度斯坦国家的港口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着商品交换。穆斯林的各王国还控制着从基洛亚帝国经亚洲南部到印度斯坦半岛中部、德康王国南部边界辛塔科拉河的整个海岸。在阿拉伯海沿岸先后有亚丁、沙埃尔和法尔塔克等小王国，在波斯湾，接着是霍尔木兹王国，然后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坎贝王国，最后是德康王国。给我们提供这些消息的巴罗斯说，从德康王国往前，直到东方，到处是人口稠密的国家，“除了马六甲王国、苏门答腊滨海地方、爪哇岛的一些港口和也属于摩尔人的马鲁古群岛之外”，到处都是异教徒的国家。这位编年史家没有讲述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指出，摩尔人甚至云集到从德康王国到马来群岛的许多港口。而且，皮加费塔在讲述他第一次周游世界的情况时告诉我们，麦哲伦的伙伴们在菲律宾遇到了一位摩尔商人之后，在

婆罗洲岛东北拜访了一个穆斯林苏丹国，并发现摩尔人不仅统治着蒂多雷岛和特尔内特岛，而且还统治着吉洛洛岛、安波那岛和班达群岛。

人们还知道，许多世纪以来，穆斯林航海家和商人们就到过印度洋和远东了。一些非常著名的伊斯兰地理学家，如马苏迪（卒于公元957年）、伊德里斯（卒于公元1164年）和伊本·巴图塔（卒于公元1377年），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收集了大量关于亚洲南部和亚洲东部的情况。上述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地理学家曾到过那些地方。

在那些地方，葡萄牙人看到了其他类型的国家，即异教徒的王国，其中一些王国，如中国，是精神上统一、全面进步的国家，具有很大的抵抗能力。很多世纪以来，波斯、印度斯坦、马来群岛和中国的船只与商人就漂洋过海，到印度洋主要的港口去做买卖。在我们经常出入其港口的异教徒国家中，主要有纳尔辛格王国、奥里萨王国、孟加拉王国、勃固王国、暹罗王国和中国，“这些王国的国力和财力——巴罗斯写道——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不敢用笔墨来描述它们”。至于中国，这位编年史家说，尽管人们缺少这个天朝的消息，“但我们认为它的收入比欧洲所有王国的收入都多”。

葡萄牙人在自己的发展中，从这种发达的经济、技术和政治中曾获得过什么好处，或者相反，曾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如果我们不畏艰险，将我们要提到的人及其业绩的价值作出评价，那么，这是一个只要有可能就应予以阐明的问题。

已故的席尔瓦·特莱斯教授在一篇很有意思的专著^①中认为，葡萄牙人的东方计划早在我们到达印度之前就已经酝酿和制定出来了，并且得益于早就秘密地搜寻和收集的情报。“我们在东方，他说，同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了的人民发生的许多冲突，只能解释为是由于我们从通过各种来源获得的情报中，事先知道我们应在何处集中打击他们，应在哪儿沉重地打击敌人和在何处占领了最好的道路。”

从我们方面讲，我们已在本篇《历史》的另外一章中指出，王子的航海家们得到启蒙的马略卡地图绘制法的帮助，非常准确地标明了有关东方经济地理的知识。这些知识极有可能是由在伊斯兰教传播到的广大地区做买卖的犹太航海家们带来的。作为意大利地图绘制法丰碑的弗拉·毛罗的地图（1459年）也标明了在印度洋航行和所使用的航行方法的丰富知识。我们还要指出，我们相信，大发现的历史学家们至今尚未注意到的一件事实。

在我们到达印度前后，从亚丁、霍尔木兹到卡利卡特和马六甲的所有东方大型贸易中心，均已被非洲北部——奥兰、布吉亚、突尼斯、特莱姆森、非斯和萨非、特别是这些城市中第一座城市的穆斯林商人们普遍地光顾过了。

不过，从堂·恩里克王子时代起，即从葡萄牙人开始同柏柏尔人和几内亚土著人做买卖时起，我们的三桅

^① 《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力量》，载1925年1月25日瓦斯科·达伽马百年纪念的《消息日报》专刊。

帆船就到那些城市去了，去的最多的当是奥兰市，在那里购买受过洗礼的摩尔人的布匹，而这些摩尔人又把主要的易货商品带给那里的人民。在大约半个世纪期间，秘密寻找印度的葡萄牙人，几乎每年都在奥兰和非洲北部的其他穆斯林人城市中同经常来往于那些地方的摩尔商人打交道。

这个时期的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能为我们提供可能进行的这种定期接触的梗概。迪奥戈·戈麦斯在他的航行《故事》中叙述说，堂·恩里克王子从一位奥兰商人那里得到了有利于他的事业的消息；而巴罗斯说，在卡利卡特担任皇家商品经纪人职务、并同从其第一次航行返回的达伽马一同归来的著名摩尔人蒙萨伊德“出生于突尼斯王国，当堂·若昂二世国王的船队到奥兰去购买装饰布以便交换米纳的黄金时，他就在奥兰城同葡萄牙人交往了”。

所以，我们认为，说葡萄牙王子们通过那些邻国的商人了解到这些宝贵的消息并不过分。这些宝贵的消息可以证实并丰富着王子已经得到的和佩罗·达科维良直接在印度洋的贸易中心收集到的消息。

尽管如此，但堂·曼努埃尔向派往印度的船长们下达的第一批指令，以及这些船长在开始进行征服之际就取得的初步进展使我们相信，当时不可能事先有一项按基本路线制定的计划，因为这些船长的行动是犹豫不定的。后面我们将要看到，只有在他们到达了印度洋，同在印度洋航行并垄断着印度洋贸易的各国人进行了接触和找到了至关重要的地点之后，葡萄牙人才制定了其统治计划。不管他们以前掌握多少消息，最好的教训永

1188

远莫过于冷酷的、迟迟才得到的经验教训。

首先，我们认为，印度斯坦的阿拉伯人和马来人与中国人通过他们的航海图，为我们提供了进入东方的最好的途径。这些阿拉伯人不仅通过观测天象进行航行，而且在航海图和航海笔记上标明了他们在那些海洋航行的大量实践经验。据加布里埃尔·费兰德说，指引达伽马从马林迪航行到卡利卡特的阿拉伯领航员伊本·马吉德的《航海笔记》详细地阐述了：“……15 世纪下半叶，在自好望角起的非洲东海岸到闻名的济通港或者福凯恩港之间海上和大洋间往来的情况，其中包括红海、波斯湾、印度洋所有岛屿和亚洲最大的群岛的海上和大洋间往来的情况，菲律宾和日本除外”。^①在这篇专著中，这位伟大的阿拉伯领航员阐述了靠观测天象航行的基本知识；描述了印度洋各海域的季风；提供了濒临印度洋的一些主要地方的纬度；详细地描绘了各个岛屿及各个海岸的情况；并且极其详细地论述了东方人掌握的数量众多的航海路线。这篇地理史上的重要著作，仅其本身就详细地概括了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所具有的便利条件。人们还通过编年史家们的证据和同时代的文件知道，我们的航海家们在勘察东方的整个或几乎整个过程中，一直在使用阿拉伯领航员。请不要忘记，葡萄牙人还一直使用着阿拉伯人的海图；我们在 16 世纪第一个 25 年中的一篇用葡萄牙文写作的、未曾发表过的航海专著中，看到了在摩尔人的海图上把英寸变成度数的公

^① 加布里埃尔·费兰德：《阿拉伯人航海天文学入门》，巴黎，1928 年，第 247 页。

式。以意大利间谍坎蒂诺的名字命名的著名的葡萄牙地图是坎蒂诺于1502年请人在里斯本绘制的。那时，卢济塔尼亚人的船尚未越过马拉巴尔。地图上已经画出了亚洲沿岸至远东边缘的基本轮廓了，这个轮廓与那时人们十分推崇的托勒密的说法大相径庭，而且标有大量阿拉伯语名称。此外，我们说到葡萄牙人利用了阿拉伯人的知识，我们还可以说，他们还利用了马来人和中国人的知识，因为葡萄牙人从一开始就大量地使用了他们的领航员、航海图和地理学知识。

另外，东方的经济地理图和商业地理图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葡萄牙的领导人无疑拥有大量有关此类情况的消息。当然，几个世纪以来，东方地区的优质天然产品和加工制品已经是亚洲一些国家之间及亚洲同欧洲之间频频进行交换的物品了。西方的市场在产品品种和产品的丰富程度方面远不能同印度洋的大型集市相比。宝石和贵金属、药材和香料、粮食和芳香调料、未加工的纺织纤维和极其华丽的锦缎、味道奇异的佳肴和水果、武器和豪华的家具，这丰盛而有价值的一切物品都展现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橱窗中，这些产品是由富饶的土地、极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及世界上最有耐心的人们用他们的技艺生产出来的。自夸马河河口和索法拉河河口莫诺莫塔帕王国的停泊处到埃塞俄比亚海岸这个若昂教士的神秘帝国入口处的非洲东海岸，出产着黄金、象牙、乌檀、琥珀和奴隶；在红海海岸出产珍珠；在亚丁出产染料茜草；在索科特拉出产“苦沉香”。在阿拉伯海的南方港口运送着没药和薰香；而薰香在多法尔是人们抢手的宝贵香料。

霍尔木兹是毗连波斯湾各国的贸易中心，那儿出售着昂贵的地毯、波斯的和阿拉伯的马匹、“近似于粉红色的珍贵珍珠”（据诗人说，这是人们从巴林岛的海中采上来的），还有阿勒颇的商贩们带到那里去的、用以购买回运商品的铸成钱币的银子。在印度斯坦和第乌海岸出产靛蓝、蔗糖、明矾、石蜡、鸦片，还有在整个东方争相购买的坎贝的厚衣服；乔尔出产丝绸；奥诺尔、布拉萨洛尔和门格诺尔出产姜、硝石、铁和名贵木材；坎纳诺尔、卡利卡特、克朗格诺尔和科钦出产胡椒、姜、小豆蔻和管状槐；而内地的纳尔辛格出产钻石。在靠近马拉巴尔海岸的马尔代夫群岛上出产棕榈纤维，人们用它做成缆绳和拴船上的部件，还出产琥珀和“宝贵的币形海贝，我们中的一些人称之为海螺。人们从这些岛上把它们打捞上来并运往许多地方，尤其是运往孟加拉和暹罗，那里的人们把它当钱币使用，就像我们用铜币在商场上购买物品的情况一样；葡萄牙高舷帆船也把这种海螺当作压舱物运到王国来，再运往几内亚，在那里当作货币使用”。^①

就其本身来说，锡兰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宝石世界。那里除了有最好的巴西木和整个东方最好的肉桂之外，“《记城池》中说，人们在那里发现了极其丰富的各类金属，其中有许多上乘的宝石，以及极宝贵的红宝石、蓝宝石、猫眼和其他各种宝石，还有许多完美无瑕的东方

① 《记葡萄牙王朝在印度一些地方的城市和要塞、这些城市和要塞的首领职务和其他职务以及这些职务的重要性》（1582年），无名氏手写本，现存于马德里国家图书馆，第97页V行和第98页。

珍珠……，在那里，人们还饲养着许多大象，并把大象运到印度的各个港口，那里的人们非常喜欢大象”。在科罗曼德尔海岸，人们都到纳尔辛格王国和奥里萨王国的港口去购买时髦的白色或染成各种颜色的衣服，或是购买成包的红线。在其他地方，人们用红线织成平民喜欢的布。在孟加拉的沿海城市，出口棉布衣服、稻米和马来商人非常喜欢的糖水罐头。在勃固，出产价值非常昂贵的红宝石、麝香和虫胶，人们也到马达班和丹那沙林去寻找这些东西；在靠近马六甲的同一海岸的洪萨朗和吉打，以及马来半岛另一边的彭亨和帕塔内除出产锡和胡椒外，还出产印度锡和琥珀。

在附近，就在马来半岛最南端的对面，大岛苏门答腊是另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那里盛产黄金和丝绸，盛产胡椒、芦荟、樟脑、香木和“从树干上流出的带香味的液体”——安息香。除了出产该地区最好的沥青外，据巴罗斯说，在这个岛上的“帕塞姆王国还有一个能冒出人们称之为石脑油的喷泉”。在紧挨着苏门答腊岛的印度尼西亚的无数岛屿中，爪哇岛上出产黑胡椒、龙眼、革澄茄和罗望子；婆罗洲出产樟脑、玳瑁、黄金、珍珠和钻石。在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出产黄金和檀香木；马鲁古群岛和安波那岛出产珍贵的丁香和极乐鸟五彩缤纷的羽毛；班达群岛出产肉豆蔻坚果和肉豆蔻干皮，即肉豆蔻树种子的假种皮；最后，在群岛边缘上的苏拉群岛和帝汶岛，出产该地区最细密的白檀木和红檀木。

现在再返回马来半岛，从马来半岛向东到大陆沿岸，暹罗王国出产“人们用来做染料的红木（人们称之

1192 为苏木)、铅、硝石、鹿皮和未经纺织的色丝”；^①在占婆或交趾支那，出产锡兰红厚壳或沉香，史诗称之为“香木”。最后，到了亚洲的末端，中国是另一个世界，那里出产的珍宝有：麝香、大黄和矾石，世界上最漂亮的、成担成担的丝绸和锦缎衣物，极其精细和无与伦比的瓷器，以及像珠宝一样贵重的家具，家具上镶嵌的黄金与漆交相辉映。最后，在环绕天朝的岛屿中，日本出产白银和丝绸，冲绳群岛（台湾和琉球群岛之间）出产黄金，而海南岛出产小粒珍珠。

以上对东方贸易财富的描述虽然是概括性的，但它足以令人想象出这一奇迹般的场面给生活在西方文明程度低下的、贫穷的葡萄牙人的心灵会带来怎样惊人的印象。对于欧洲人来说，东方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成了灿烂的希望之乡了。所以，不难想象出，东方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文明所给予的丰厚施舍会使这些大多数原始葡萄牙人产生什么样的感觉。

东方贸易不仅在亚洲国家本身之间进行，而且也在亚洲、欧洲及非洲国家之间开展着。东方商人们经常出没于海上通道的交汇处，或是陆路的终端，他们所有的人必然要停留在（也最适宜停留在）三大贸易中心。因此，这三大贸易中心已经成了最兴旺发达的贸易场所。在多数情况下，这里的贸易都是易货贸易。马六甲是第一个这类商人聚集的港口，它位于马六甲海峡，是两个贸易世界——印度洋国家和远东的国家——的方位标，

^① 《记城市和要塞》，第99页。

因为它位于印度洋和远东海上通道的交汇点上。这个商人聚集的港口是所有贸易中心中最重要的一個，巴罗斯称之为“东方的世界集市”。卡利卡特位于印度斯坦半岛南端三分之一处，是胡椒产地的中心，它是往来于马六甲的航海家们的一个适宜的中途港，并且是许多东方产品——如果不是全部东方产品的話——的最大市场，是所有穿越红海和波斯湾来寻求东方产品的人们的最近的市场。最后，霍尔木兹是第三个这类港口，它位于波斯湾入口处的一个小岛上，它是所有从叙利亚和黑海的港口由陆路来这里的穆斯林商人的聚集地，这使得霍尔木兹像前边两座城市一样，也是一个重要的商站。

另外还有两个港口——位于坎贝湾的坎贝港和位于红海要冲的亚丁港，前者是为一个盛产天然产品和加工制品的地区服务的——用巴罗斯的话来说，它们已经是“非常著名的城市和远近驰名的集市了”。

我们前面谈到的许多产品，是东方国家之间频繁交换的产品，但尚未向印度洋以外的地区出口过。在这些产品中，大概最主要的是坎贝、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的棉制服装。这些服装在非洲东部沿海城市中，在勃固、暹罗以及在整个马来群岛都非常受欢迎。一些初级农产品和某些常用的金属也是这样。只有价格昂贵的商品——香料、贵金属、宝石、布匹和奢侈品——值得在印度洋内外间进行买卖。如果说这些商品从一开始就是葡萄牙人极力寻求的物品的話，那么其他商品也是利润丰厚的当地贸易品。

让我们了解一下这类贸易的概况吧。阿拉伯和波斯的马匹从霍尔木兹销往整个东方，但是大部分是通过坎